

1205

農圃便覽

丁宜曾著





12871

天

地

人

物

農圃便覽

丁宜曾著

王毓瑚校點

中華書局出版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清朝乾隆時山東省日照縣丁宜曾所著，大體上仿月令的體裁，按季按月按節分述農耕、氣象、園藝等等的種作經驗，兼及農產加工和烹調方法。作者自序說：「事皆身歷，非西石梁（作者所居村名）土所宜及未經驗者概不錄」，可見其內容的切合實際。現經北京農業大學王毓瑚教授校閱內容，標點字句，將其中陰陽迷信、醫療方藥、詩詞格言等無關農事的燕雜材料刪節了一些，完全以農書的面貌重刊印行，供農學研究者和農業工作者的參考。

農 圃 便 覽

丁 宜 曾 著

王 毓 瑚 校 點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耗 1/32 • 3 1/4 印張 • 56,000 字

1957年 5 月第 1 版

1957年 5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000 定價：(9) 0.38 元

統一書號：16018.47 57.5, 溼型

重刊農圃便覽前記

這部書的作者丁宜曾，字椒圃，山東日照西石梁村人。光緒日照縣志人物志裏，在他父親的傳後有他的附傳。他父親名士一，是清康熙四十五年的進士，做過四川什邡縣的知縣，後來又歷任台灣巡按使、福建按察使和江西布政使等官。作者隨着他的父親也都到過那些地方。他本來也是想求取功名的，但屢次考試失敗。三十歲之後，就改變主意，住在家鄉，經營田地。據他自序裏的話推算，他寫這部書大約是在五十歲左右的時候。在那時候，他已有了二十來年的種田經驗。他顯然是一個地主，未必親身參與田間體力勞動，可是對於農家一切操作方法，確是很有研究。他在自序中也曾說到，本書內容：有的是錄自他的外祖松菴、外叔祖滄溟和他的曾族祖野鶴等人的農書。這三個人的身世都不得而知；以他們都著的有農書這一點來推想，大約平素也都是留意農事的。自序裏說：『事皆身歷，非西石梁土所宜及未經驗者概不錄。』書的全名原就是西石梁農圃便覽。這一點可視為本書的特點；本書的價值也許就在這裏。因為農業生產的地域性是特別強的；把二十幾年來在某一個地方種田的實

際經驗具體地記錄下來，這樣的材料確是值得珍貴的。當然，書裏所講的並不只適用於西石梁一個村或日照一個縣。日照是山東東南部臨海的一個縣，所以本書裏所講的種種，大約對山東沿海以至江蘇的徐州以東各地，甚至山東省的許多其他地方的農業生產實踐都是有參考價值的。

書的體裁大體上像月令，並不分卷。最前面的一部分標題爲『歲』，內容是一般的敘述。後面就分別四個季節，按十二個月和二十四節氣的次序，論列與各該月份或節氣裏面的各種作業和其他事項。內容除了直接關於農耕、氣象、園藝的記述而外，還包括着許多農產品加工以及烹調方面的材料。養生方法和醫療藥方也佔了一個相當大的成分。其它還有格言、雜錄等等，那就與農事毫不相干。並且幾乎每個月或每個節氣的後面都附有若干詩辭之類的文字。陰陽迷信的說法也是所在多有。這是因爲作者的本意是要寫成一部地主、富農一類人家所需的家庭生活百科全書，同時也顯然有聊以自慰的意思——作者是個失意的讀書人，他本人的一些詩篇也收入書內——所以雖然以農事爲主，卻還包括了許多方面的東西在內。現在我們把這一部書當作農書來重行刊印，自然必須加以選別去取。首先是詩辭之類，以及格言、雜錄等等，都刪除了；其次是醫藥、養生的部分也都去掉。講到農產品加工，就很自然

地會連帶提到烹調，經過考慮，覺得這還是與農事有相當關係的；況且齊民要術裏面就包含這樣的部分，因而仍然保留了下來。迷信的部分當然不要，本來毫無問題；只是有些敘述，像：『四月有三卯，宜麻，無，則麥不收』，『夏至在月朔，雨水調，在初二、三，米麥貴』……之類，也許完全是迷信的性質，但也可能是經驗之談，頗難判斷，因此這樣的地方，還是沒有刪去。另外還有一些辭句，本來是可以去掉的；就是因為上下文連貫着，不易摘除，也只好保留下來。經過這樣的刪節，全書字數大約減去了五分之二。如此處理是否妥當，還希望讀者指教。

這次重刊所根據的是乾隆二十年（一七五五年）的原刻本。書的內封面有『強善齋藏板』字樣。因為強善齋是作者的齋名，說明這是家刻本。作者是個沒有『功名』的人；在那個時代裏，他的著作是不會廣泛流傳的。可以推想，在原刊以後大約不會重板過。從原刻到現在已是整整兩個世紀，而原刻份數大約也很有限，因此，這部書在今天已是不容易見到的了。這次重印之後，可望不致散佚。原書前面還有王綰緒和歐陽廷珍作的兩篇序，最後有作者的侄子夢陽的一篇跋，因為內容都很空洞，所以這次都刪去了。另附日照縣志中的作者小傳於後，以備參考，因為這是現在所知關於作者身世的唯一材料。此書雖然沒有其他版本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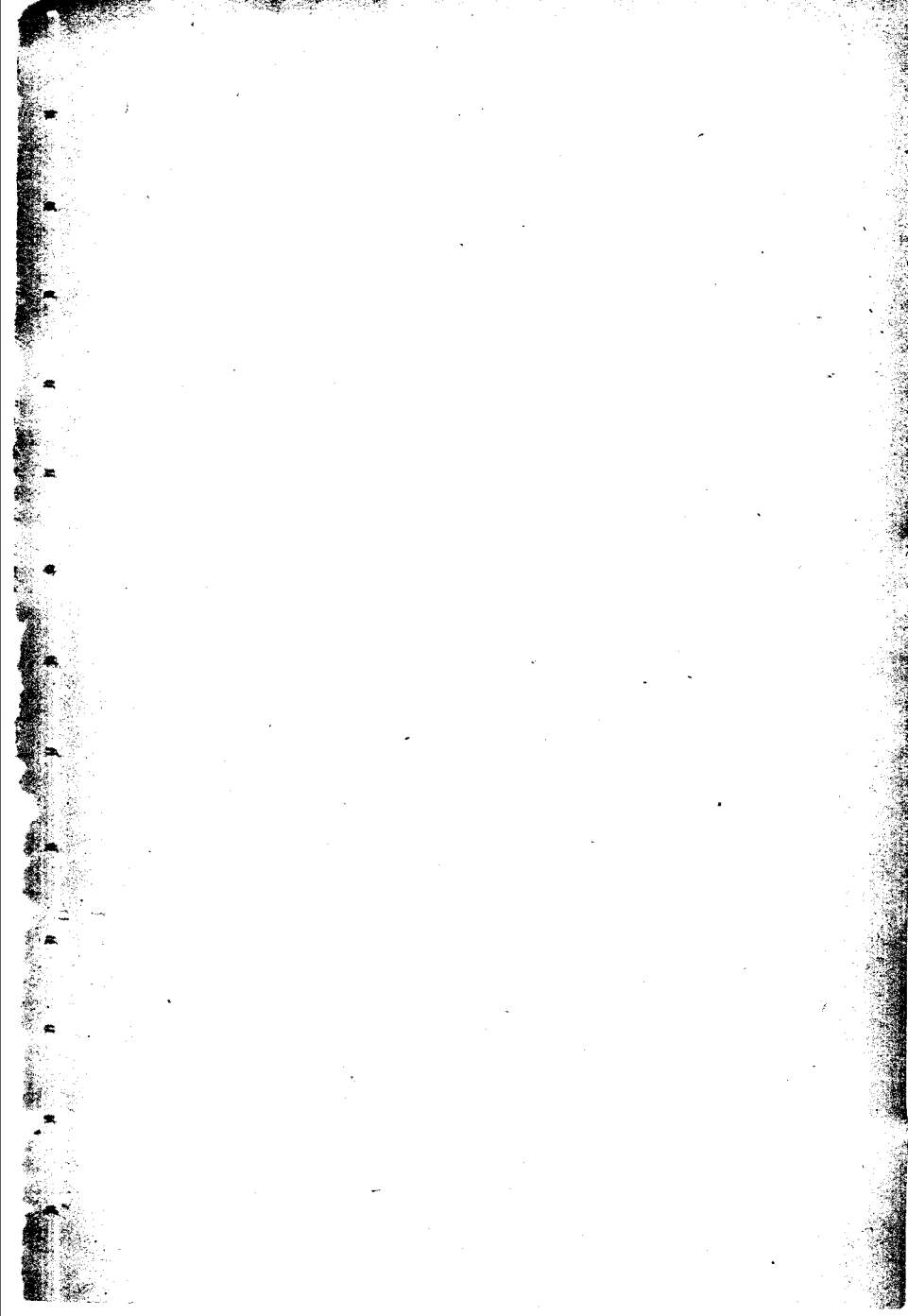
以用來校對，但書中很有些顯然是錯誤的字以及俗寫字，因此也作了一些簡單的校注。不過仍然有少數字句費解，還要請讀者們不吝賜教。

王毓瑚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〇日

作者自序

吾五歲入家塾，先大夫爲之訓誥，至『學稼』章，聞聖人不如老農、老圃之言，輒詡之，以爲人當事大人之事，安用此瑣瑣者爲！少長從宦游，讀書官署，不暇分五穀。迨先大夫效力之後，餘產無幾，遽捐館舍。吾兄弟卜居西石梁村，數年後，生齒日繁，家計愈拙，讀書之志，易爲謀食，乃躬親農圃之事。自悔少未習慣，因殫心咨詢；凡有所得，輒筆之於冊。或採農經、花史，以輔咨詢所未及。先外祖松菴公、外叔祖滄溟公、曾族祖野鶴公農書，亦併謹錄。久而成帙，名之曰西石梁農圃便覽，以事皆身歷，非西石梁土所宜及未經驗者，概不錄也。客見而悅之。予曰：『此吾三十歲後二十年來拮据卒瘡之暇所記求田、問舍、量晴、較雨瑣瑣事爾，不足爲君道。君欲調和二氣，冶鑄萬有，則盍請之爲大人者！』

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令月，丁宜曾椒圃氏書於西石梁之強善齋。



西石梁農圃便覽

歲

安居而日暈，多成風雨。暈黑則穀傷，大水；青則籾貴，多風；赤則暑雨，霹靂；黃則風雨時，農田治，數見更吉。日暈兩半相向，天下大風。日生耳：南耳晴；北耳雨；雙耳斷風雨；若長而下垂通地，名『日幢』，主久晴。日沒返照，主來日晴。日沒後，起青白光數道，下狹上闊，直起五天，俗呼『青白路』，主來日酷熱，惟夏秋間有之。日冠如半暈，在日上似冠，有兩耳者更吉。

月暈，七日內有風雨；看何方暈缺，風從缺處來。月暈重圓，大風將至；暈而珥，時歲平康。月兩耳，十日內有雨水。雲如人頭在月旁，白，風；黑，雨。新月下有雲橫截，來日雨。月望而月中蟾蜍不見，大水民流。月變黃，吉；青，饑；赤，旱；黑，水。虹食雨，晴；雨食虹，雨。雷自夜起，必連陰。初起猛烈者，雨雖大，易過；若殷殷沉響，卒未得晴。又未雨先雷，名『攔頭雷』，無雨。卯前雷，有雨。無雲而雷，饑疫大起。雪中有雷，陰雨百日。電在南，主久晴；在北，爲『北辰閃』，主雨立至。北閃三夜無雨，必大風雨。風從月建方來，萬物得所，晴雨得宜；

如對方來，主米貴；於交節正時及二分、二至日占之。甲子日晴，兩月內多晴；雨，則久雨妨農。雙日多驗，雙日少驗。甲申雨，主久雨。乙酉日更要緊。久晴逢戊，雨；久雨望庚，晴。又逢庚必變，逢戊必晴。天河中有黑雲，名『河作堰』，又名『江猪渡河』，黑雲對起，乙路相接五天，謂之『織女作橋』；兩下闊，謂之『合羅陣』；皆主大雨立至。若天陰之際，或作或止，又是雨將斷之兆。乾星照濕土，來日依舊雨。蟻封穴戶，大雨將至。久雨，當天明見日，仍雨；若天明雲徐開，見日遲，則不雨。久雨後，若午後少住，或可望晴；若午前少住，午後雨必多。五鼓忽雨，天明必晴。諺云：『雨打五更頭，行人不要愁。』又『暴雨不終日。』雨着水面有浮泡，主卒未晴。日始出及入，黑雲貫之，三日有暴雨。蜘蛛添絲，晴；弔水，雨。雲起自西南，多雨；起自東南，無雨；起自東北，多風雨，風愈急，雨愈連綿；起自西北，必黑如潑墨，先大風而後雨，終易晴。壬、子日值滿畢星，卯、辰日必雨。五（二）、卯日，候西北有雲如羣羊，必雨。戊申日，日入時，上有冠雲，不論大小，黑者雨大，青者雨小。海市現，必有雨。海中響，名『海吼』；南吼主風，北

〔註一〕『五』疑是『午』之訛。

吼主雨；若先南而吼至東北，亦主雨。又雲冠絲山、河山（一），亦主雨。勸稼汪（二）出雲，亦主雨。此又日照雨徵也。諺云：『兩春夾乙冬，十個牛欄九個空。』又云：『兩春夾乙冬，無被煖烘烘。乙年兩個春，牛毛貴如金。』杏多實不蛀，來年秋禾善。梅子少，秫亦少。樹無梅，手無杯。秫，糯稻也。淵明以公田二百五十畝種秫，即此。貓食青草，主久雨；狗食青草，主久晴。諺云：『冬至來年麥，夏至豆是家。清明芝蔴小滿穀，元旦占秫定不差。逢水，水澆了；遇火，火燎花。逢金收乙半；土木全到家。』

論耕 汜勝之云：凡耕之本，在於趨時，和土，務糞澤，早鋤耨。春凍解，地氣始通，土乙和解。夏至，天氣始暑，陰氣始盛，土復解。夏至後九十日，晝夜分，天地氣和。以此時耕田爲得時。照邑農夫狃於習俗，不特牛具、房屋，田主出辦，正月以後，口糧、牛草亦仰給焉。主人或限於財力，安置未妥，則耕種失時，鋤耨少數，秋成因而減

〔註一〕絲山、河山是日照縣東北臨海的兩座山。日照縣志疆域志上說：河山『峭壁嵒巖，屹然一邑屏障，出雲則雨。』

〔註二〕『勸稼汪』不知指的是什麼。魯東人平常稱水塘作『汪』，『勸稼汪』可能是個水泊。

少。且有『廣種薄收』之說，真誤人不淺。莫如少種勤耕，糞多工倍，其所獲亦相當。至體恤貧佃，不肯搜剔太盡，又在賢主矣。

開荒 先燒去野草，縱橫復耕兩三次，先種芝麻一年，使草根爛，後種五穀，則無草荒之害。蓋芝麻之於草，若錫之於五金，性相制也。伏內雨後清晨開荒，秋後塌起，種大麥亦好。

耕地 春耕宜遲，凍漸解，氣始通，雖堅硬土亦可耕。秋耕宜早，乘天氣未寒，將陽氣掩入地中，來春宜苗；若遲，則掩霜入地，多折苗。照邑下田停水處，燥則堅塔，濕則

汙泥，難治而易荒，墾塉而殺種；春耕者成塊難耙，殺種尤甚。當不問夏秋，候水盡，地白背時，速耕速耙，令熟。夏種小黃稻，秋種大麥，春種水稻。春秋耕地，晒三、

兩日，看地白背即耙平。諺云：『貪耕不耙，誤了莊稼。』不可疎忽。

儲種 凡種，沕鬱則不生，生亦旋死，故陳者勿用。種雜者，生既不齊，熟亦難均。務本者當留心也。

種田 以糞多爲上。

置場。

修倉

入倉

制用 禮王制：『冢宰制國用。必於歲之杪，五穀皆入，然後制國用。用地小大，視年之豐耗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，量入以爲出。』註：『以三十年之通者，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，使有十年之餘也。蓋每歲所入，均析爲四而用其三；每年餘一，則三年而餘三，又足一歲之用矣。』若士庶之家，何敢言此！然量入爲出，實經常之道。當仿其遺意，於歲之杪，通計所入，四分之一爲儲積，而以三分爲來歲之用。用之多寡，視此三分爲損益，豐亦不過，儉則有殺。三年以後，可積一年之粟矣。無如土田有限，食指日繁，稱貸不免，節儉實難，姑以奉勸務本者。予再進一說曰：白圭、猗頓、陶朱之術，要不過生衆、食寡、爲疾、用舒四語。約而言之，只是勤儉二字。士庶居家，主僕俱有正業，無閒人坐食，衣食不妄費，房屋無華飾，國稅早完，交游不濫。埸園雞豚，園圃果蔬，凡可養生爲稼穡之助者，俱當留心。收穫既畢，債負速償，通計現存糧石，作來年所出之數，謹守而節用之。紙牌賭具，絕不入門，庶幾無敗。先曾族祖野鶴公家政云：『速莫速於賭博，癡莫癡於揭債，愚莫愚於苟安，險莫險於欠稅，窮莫窮於家漏，損莫

損於妄費。』旨哉言乎！治家又須防蠹。莊田多者，分身乏術，必托人料理，而鄉俗必將糧困與之掌管，是已倒持其柄矣。此輩或係寵僕，或是妾親，久知心腹，素善逢迎；事權到手，即若暴富，不特衣食奢侈，且周濟親戚，縱意飲博。若稽查不動，則內外串通，上下朦蔽；抽膏地自種，任薄瘠拋荒；存糧止是虛數，打場先講浮餘；買牲口則冒支價值，翻地畝圖開除種糧；托房屋之修補，掛佃戶之拖欠；在困者可花費無存，在野者又望青拉賬；種種弊端，不可枚舉。及至敗露，責償無期；緩則玩視，急則反噬。家法不能制，官斷亦無益。去珠不可復還，家道因而蕭索，可不預防哉？

置產 放債當產，仁附堂久已示戒。若節儉有效，用度少寬，置買田產，誠爲佳事。必親詣地頭，相其肥磽，詢明四至，公同地隣丈量；立契之後，方可交價。若先有典主，或價不現成，切勿交易。中人須用老年有德者。契內註明荒隔四至，寧詳勿略，杜後爭端。

修造 諺云：『與人不睦，唆令蓋屋。』又云：『茅屋百間，到老不閒。』興造不可多，僅取足用而已。

養牛 牛爲農之本。腴田百頃，非牛莫治。其興地利，不止代七人之力，故禁宰有律，非

泥果報之說也。喂養不可失時。吾邑向無喂料者。今牛價數倍，若不加心喂養，一經倒斃，無力置買，佃戶不免流離，主地亦必荒蕪矣。耕種時，每牛用豆市升三合，磨糊拌草喂之。犂戶牛則將豆磨破，主人收存，每早牽至門前，親看喂之；恐假手犂戶，不入牛腹也。春煖出室不可過早；夏秋遇雨，置廠棚內，免致雨淋病瘴。霜後始入室；早必生癩。耕地卸綆，即飼以草，永無水掠之患。水牛畏寒惡熱，更爲難畜。遇有時疫，先看鼻頭有汗、角溫者可治。取安息香點着，牽牛以鼻嗅香烟，再於欄中燒蒼朮，可免傳染。瘟疫初起，速將貫衆剉碎，拌草飼之。牛病瀉，用桑白皮、蜀葵根、生葛，取汁半升灌之；或用山草鹽燒灰沖酒灌之；或用柿蒂燒灰吹鼻孔內，再以左轉麻繩扎尾根。牛病嗽，用食鹽一兩，淡豆豉汁一升，葱白一把，童便一升，和灌之。又方：芝蔴一細碗，泡透磨糊，火紙六張，燒灰存性，加銀硃三分，蜜二兩，調水灌之。牛尿血，用川當歸、紅花各五錢爲末，酒一升，煎，候冷灌之。牛吃生豆，肚脹；用舊手巾燒灰，煎酒灌之。牛毛焦，不食水草，用白芷、大黃各五錢，菜子一兩爲末，雞子二個，酒一升，調灌之。牛吐涎不止，即是瘟疫，用吳茱萸研汁，石灰燒灰，酒一升，調灌之。牛吐血，用水銀、訶子、白芷、肉蓯蓉各一分爲末，酒調灌之。牛糞血，取灶下黃土二兩，